

曾文寂 付 宇 著

患难情侣

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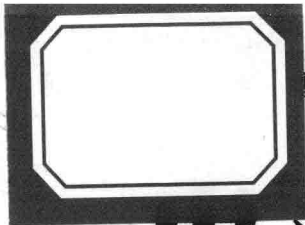
生命是一件最为脆弱的东西，有时它不堪一击，便化着一团云烟，消逝在茫茫的天宇之中。生命又是一件最为坚硬的东西，即使千难万险，它也能神奇地生存下来，并且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重残作家曾文寂、付宇夫妇属于后者！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著

患难情侣

中篇小说集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患难情侣/曾文寂,付宇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6

ISBN 978—7—5430—6903—9

I. ①患… II. ①曾…②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2757 号

著 者:曾文寂 付 宇

责任编辑:齐大勇

装帧设计:新酷点文化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鑫艺丰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9 字数:2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一

生命是一件最为脆弱的东西，有时它不堪一击，便化作一团云烟，消逝在茫茫的天宇之中。生命又是一件最为坚硬的东西，即使千难万险，它也能神奇地生存下来，并且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重残作家曾文寂、付宇夫妇属于后者！

在此之前，曾文寂曾在《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过 200 余万字的作品，并出版过散文集《守望内心汹涌的河流》、《细语深情》，小说集《飞越凡尘》。在《细语深情》这部散文集中的最后一页，曾文寂曾满怀深情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爱人付宇，感谢她帮助我活着并帮助我写作！曾文寂对付宇的爱和感谢，是刻骨铭心的，是用血与泪铸成的，我们这些健康地活着的人对于他对妻子的爱和感谢，除了投以敬佩的目光便只有深深的感动和祝福了。

如今，曾文寂的爱妻付宇也正式加入了写作的行列，并且联手创作了《患难情侣》中篇小说集，我们读后，除了感动还是感动！除了激动还是激动！在他（她）们面前，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康人，真的，真的感到百病缠身！

这是两位重残作家献给世界的福音！

这是两位重残作家给予我们生命、生活、生存的启示录。

这是两位重残作家生命的枝头绽放的美丽的花朵！

这是两位重残作家灵魂的歌唱与生命的舞蹈！

因此，这部作品的精神价值和思想价值将高于文本价值，这部作品的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将高于文本意义。

二

重残作家曾文寂、付宇夫妇是在怎么样一种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写作的呢？还是让我们先读一读这部书《后记》的一点片断吧：

“今年冬季似乎特别长，出这本书也似乎特别难。这个难，不是指出版，也不是指创作，而是难在身体上。两个人都是肢体重残的过敏性体质，全身生长着十几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病，对寒冷怀着难以描述的畏惧感。二十多年了，就这么时好时坏地过着，渐渐地也就不再抱有康复的奢望。宇说：‘这病啊不能抱怨，就当咱们生了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总得把他养大送走吧。’

但人心总是软弱的，我们也免不了傻傻地等着，对自己的‘孩子’往往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比如在这个漫长而湿冷的季节，眼看着书稿快要杀青了，交稿的日期却一拖再拖。在特别需要这个调皮的‘坏孩子’消停一阵帮我们一把的关键时刻，他却大吵大闹，有不把我们俩整死决不罢休的意思。

有时候很温馨，我们轮换着犯病，至少留有一个入



可以做菜煮粥熬药，伺候爱人。有时候也很搞笑，我俩同时犯病，手拉着手在病痛中挣扎。心情明明已经绝望，却搜肠刮肚找词儿来描述即将降临的死神是个什么样子。当时有真真切切的感觉，死神就藏在屋子墙角旮旯的幽暗里，一夜一夜地守候着，在我们打盹的时候，它又悄悄地钻到我们的床铺下面躲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它恼了，就会像一阵迅猛的阴风那样，呼啸着扑过来将我们卷走。以前我们不惧它，有时甚至觉得它很优美，那是因为离它很远。现在不同了，冬天是死神活动的季节，它正向我们包抄过来，已经离得很近很近了，近到能看见它那弯钩的鼻尖一隐一现地向我们逼迫过来。我们只得放弃写作，服下大量的抗生素和镇痛片，乖乖地躺下来任凭它在我们身上肆虐。”

曾文寂、付宇夫妇就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状况下进行写作的。读后，我们感慨万千，痛断肝肠，所有的感动，所有的思考，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美丽都流进了我们的眼泪里。

三

中篇小说《患难情侣》，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91年的一个深夜，三十多岁的范文轩站在汉口龙王庙码头欲寻短见，遇到同样来此寻短见的青年女子姬诗雨，两人同病相怜，互相讲述了各自坎坷的人生经历。范文轩身患残疾，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发表过许多诗歌和小说，有一次写的文章得罪了一位当权人物而被殴打和关押，父亲去向这位当权人物求情却被羞辱，最后跳了长江。因此自己想到了自杀。而姬诗雨的遭遇也同样坎坷，

童年时摔坏了脊椎成了驼背，爸妈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分子双双跳江。就这样，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决定在一起互相扶持，共同生活。经历着种种磨难，两人结为夫妻并生下女儿，夫妻俩租住农民房，摆地摊为生，辛勤写稿追求文学，获奖无数。在渐渐取得成功，范文轩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认识了导演张二谋和几个年轻女子，逐渐掉入混乱生活，姬诗雨要求离婚，范文轩未答应。数年后，范文轩身患胃癌，狐朋狗友全跑开，姬诗雨将范接回家全心照顾，使范起死回生，女儿也考上了大学，一家人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曾文寂、付宇是那种力求贴近人性并且用心写作的作家，他（她）们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而是注重写普通人的个人命运与人性善恶，这篇小说将人性的优点与缺点交织在一起，写出了人物自身的良知、觉悟与觉醒，显示了人性向善的本质。这篇小说也许是一个现实的真实的故事，但同时又像是一个寓言，整个故事构成了关于人生与人性的某种意义上的象征隐喻。因为就人性本身而言，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会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展开和丰富，会在我们的各种生活环境中，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或各种诱惑面前，显示出人性和善恶美丑。从小说的谋篇布局来看，人性既是一个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展开和丰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觉悟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篇小说中，我们既能读出这种深厚意蕴，也能获得深刻的人性感悟和启示。

而中篇小说《马小货的自我救赎》却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初中毕业的肖河从外省来到汉正街打工，28岁那年，被汉正街女老板高大彩看中招进了她的服装厂，他的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很受高大彩赏识，一年之内从工人升到了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成了公司的二把手，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高大彩早年

丧夫，现已年过花甲，又加上身体多病，一直在想方设法培养接班人。肖河的成功让她觉得后继有人了。高大彩的宝贝千金葛秀丽渐渐对肖河萌生了好感，肖河也喜欢上了这个善良的女孩。但当高大彩向肖河提出将其招为女婿时，肖河却陷入了痛苦之中。肖河向高大彩讲述了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自己原名叫马小货，为了快速发财致富，曾经靠扒窃、偷盗为生，还设计车祸致人重伤后逃之夭夭，但在菩提树下被无常擒住，为了赎罪，马小货发誓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无常决定延其生命 18 年。马小货果然从此痛改前非焕然一新，以诚实的劳动谋生，这才获得女老板高大彩的青睐。高大彩听了肖河的讲述没有责怪他，并将他招为女婿。婚后夫妻恩爱，生下一儿一女，公司日渐壮大，高大彩含笑病逝。当 18 年期限将至时，肖河将家族生意移交给老婆和儿女，自己应约去菩提树下重会无常，安然赴死。

曾文寂、付宇夫妇是一对对人内心世界保持高度专注的作家。他（她）们总是满怀好奇之心，有条不紊地穿越各种纷乱的现实秩序，去打探那些人性的幽暗区域，去寻找生命困境中存在的的光芒。他（她）们将自己坚硬的理性气质和充满自信的判断，巧妙地融在作品之中，然后沿着诗意化的叙事语调，轻柔却异常坚定地撕开各种生存帷幕，让读者对他（她）们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唏嘘不已或肃然起敬。《马小货的自我救赎》塑造了一个神性的、哲学化的抽象空间，话语方式和故事带有很大的“极端性”与探索性。这篇作品致力于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是一只只在阳光下飞翔的鸽子，也不是一只只沉没在黑暗海水中的沉船，而更像一场场在悬崖边演出的盛大舞蹈，或者说，是一把把在现实的铁砧上反复锻炼的匕首。这匕首拥有锋利的思想之刃和火光四溅的人性之光，正是在这种“极端化”的写作之中，历史与现实被超越了，人类精神的光芒喷薄而出，文学和人性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却被发现了。

曾文寂、付宇夫妇坚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才情，对生命、生活、生存充满了东方精神的暖意，创造和传达出了养育他（她）们心灵的文化中的那种特殊的壮美，深邃而纯真地寄托着他（她）们对人类生命、生活、生存永恒的宽厚和崇高，仅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似乎就能有效地抚慰人世间的喧嚣浮躁和被无限夸张的疑惑与冷漠。

四

总而言之，这部中篇小说集，体现出曾文寂、付宇夫妇写作的许多新征候，从描写的视阈到关注的视角，从苦难的发掘到人性的救赎，都显示出了勃勃生机，我们对这种蕴含深度的作品表示由衷的敬意，对这对夫妻作家对信念和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心存感激。这种重建精神家园的价值取向对信仰崩溃、浮萍一样漂浮的当代人来说，无疑具有温馨而奇妙的感召力。

此刻，我想起了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评介曾文寂的一句话：“他的文字常使人感到震撼，具有强大的精神内力。他的生命姿态使他成为颇具魅力的作家。”

是的，我亲爱的敬爱的兄妹——曾文寂、付宇，你们生命的姿态，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康人永远也无法抵达的一种姿态！你们的魅力，也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康人永远也无法达到的魅力！仅凭这一点，你们就应该痛苦而快乐地活着，并且痛苦而快乐地写作下去！

此刻，我想起了我和你们共同的朋友——著名作家邓一光，在汉期间，他曾为你们送书送物，问寒问暖；他曾自掏腰包，购买你们的《细语深情》赠予文友；他曾反复叮嘱我们作协要关心你们，帮助你们……

此刻，我想起了本会签约作家千里烟为你们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不再疼痛的翅膀》，真得感谢她，使我了解了你们。而因为了解你们才使我的眼泪变得如此晶莹而沉重。

从这部中篇小说集中，我们看见了曾文寂、付宇夫妇坚强而坚定的眼神，他（她）们眼神里喷射的光芒常有令人战栗的力量。他（她）们是一对能在绝望中给我们带来希望和惊喜的作家，我们对他们（她）们充满期待。当然，我们更希望他（她）们的生活少一些疼痛！这是我们对两位重残作家最大的期盼，最高的期盼，最美的期盼！

因为文学，因为感动，因为爱，因为良知，因为人的尊严，今夜，我的心与时间，属于曾文寂、付宇夫妇！并以此文向两位重残作家为文坛所作出的贡献致以崇高的谢意和敬意！

王新民

2012年3月18日夜

（王新民：武汉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家、评论家）

目录

序（王新民）/1

患难情侣/1

马小货的自我救赎/77

潘老师到美国/147

好一朵美丽的杜鹃花/215

后记/268





患难情侣



1

1991年11月，一个多事之秋的深夜。

凄风苦雨笼罩着长江之滨的汉口龙王庙码头。

从汉阳的南岸嘴到汉口的龙王庙，水面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是长江与汉江的分界线，也是两江的汇合线。汉江经过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气喘吁吁地来到龙王庙，从这里进入长江。两江在此相会，碰撞，各自发出巨大的呼喊，汹涌喧哗着，卷起巨大的浪花，前呼后拥地拍打着江岸，让巍巍耸立在堤岸壁端的铁锁栏杆微微颤抖，显得更加险要而阴森。

范文轩，一个年约三十四五岁，头戴鸭舌帽，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架着双拐，绝望地伫立在堤岸铁栏杆边，眺望着烟雨蒙蒙的大江。

浪涛撞击着峭壁，传来一阵阵令人惊恐的轰响。

不远处，一棵粗壮的棕榈树下，站着一位十八九岁，身穿雨衣，面容白净的驼背人，正靠在树干上低声啜泣。

范文轩发现有人哭泣，不知不觉走近了几步，这时驼背人也发现了范文轩。范文轩感觉有点尴尬，立刻转身走回铁栏杆边。

低声啜泣的驼背人不再啜泣。

范文轩扔掉烟蒂，仰天长叹一声，就在他准备纵身一跃时，

不免又犹豫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打开火柴盒时，却发现火柴已经没有了。

身穿雨衣的驼背人愣愣地望着他。

范文轩走近前来：“同志，你有火吗？”

驼背人抬起头来，从身上摸出一只打火机递给了范文轩。

范文轩接过打火机，又摸出一支香烟递了过去。

驼背人用标准的普通话说：“谢谢，我不会。”

范文轩感到诧异，也用普通话问道：“你，原来是女的？”

“嗯，”身穿雨衣的女子从身上摸出一包香烟，“这也给你吧。”

“谢谢，我还有。”

“我留着没用，”女子摇摇头，没有把手收回去，“你可以抽完再走。”

范文轩接过香烟，疑惑并带着小心地问：“你一个人怎么三更半夜地跑到这儿来呢？”

女子苦笑笑：“你在干什么呢，我可能和你同路吧？”

范文轩惋惜地：“你还很年轻，未来的路不一定坎坷，你可别跟我同路啊！”

女子迟疑地：“我能知道你为什么走这条路吗？”

范文轩苦笑笑叹了口气：“马上就要下地狱的人了，还有不能说的吗？我这个倒霉的手经常犯贱，喜欢乱写东西，惹来了大祸，得罪了一位当权人物，他派人打了我一顿，还把我关了起来。上周，我父亲为了救我，上他的办公室去求他，却被他连讽带骂地羞辱了一顿。回家后我父亲不吃不喝，傻呆呆地坐了几几天，前天晚上流着泪出门远去了，有人看见一位老人就是从这里跳进了长江。昨天我才被放出来，哥哥、姐姐、妹妹、全家人都骂我该死，把我的书包和行李袋扔到了大门外，恶狠狠地要我滚蛋。我害死了父亲，没地方可去啊。我就被逼到这条路上来了，我真该死，我要去找我的父亲认罪啊！”



那女子叹息道：“你和我，都是天涯沦落人啊！”

范文轩点燃了香烟，猛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女子不解地又问：“当初你写东西应该小心点嘛，写过了就把它烧掉啊，不想烧，你也应该收藏好啊。”

范文轩苦笑：“藏不起来了，都寄出去了，有一大半都发表了，还有一篇发表在本地的《都市文学》上。”

“是吗？”女子顿时有点惊喜，“那篇作品叫什么名字？”

范文轩悲哀地：“《小巷里的故事》。”

“啊，《小巷里的故事》？”女子马上走了过来，“那里面有个蒯主任，总是敲诈勒索、欺压小巷里的贫苦百姓，最后逼迫你父亲跳江的就是他吗？”

范文轩点点头：“是啊！这人简直十恶不赦。”

女子又转换话题问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叫范文轩？！”

范文轩又点点头：“是的。”

“范文轩老师，”女子激动不已，“我一直非常崇拜你，你的诗歌几乎我都看过，为了你，我专门订阅了《都市诗刊》。两年前，你写过一首诗叫做《启航》，你还记得吗？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呢！”

范文轩不信：“真的吗？我都不记得了。”

女子深情地望了他一眼，然后抬头望着天，轻声地朗诵起来：

“喔，亲爱的汉口

我停泊得太久

此刻，我要拔起我的锚链

仿佛，我不再属于这辆轮椅

擦净久悬的桅灯

挂上希望的信号

我要启航

即使，每一片帆都会驶向
斯培西亚海湾；在那儿降落
像疲倦的太阳
即使，每一朵云都会俯吻
汨罗江渚；在那儿旋没
像清浅的水涡一样”

范文轩用醇厚的中音和着女子脆亮的高音一起朗诵：

“哪怕，飓风千次蹂躏我的身躯
哪怕，海涛万次拍湿我的红帆
我仍把明天凝望
以囚徒般苦苦的等待
向诱人的彼岸挥桨

我要启航了
天隅的幽蓝正朝我微笑
我的灯，将在那儿升起
在隐去云朵和帆的地方”

“哦，谢谢，谢谢！”范文轩激动后苦笑笑，悲哀地摇摇头，“真没想到，在我最后奔赴黄泉的路上，还能够遇到喜欢我作品的同路人，还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红颜知己，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女子坚决地：“范文轩老师，你不能跳江！你知道吗？许许多多人都喜欢你的作品！你应该像你诗里写的那样——擦净久悬的桅灯，挂上希望的信号——启航！”

范文轩感动地说：“小妹妹，你朗诵得真好。”转而盯视着她问：“你还不到二十岁吧，小小年纪干吗也想走这条路？”

“二十年前，我爸爸妈妈原来都是武汉一个军事学院的教官，